三才廣志

居官

呂居仁官箴當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可以保祿位可以遠恥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援然世之仕者臨財當事不能自克常自以為不必敗持不必敗之意則無所不為矣然事常至於敗而不能自已故設心處事戒之在初不可不察借使役用權智百端補治幸而得免所損多已不若初不為之愈也司馬子微坐忘論云與其巧持於末孰若拙戒於初此天下之要言當官處事之大法用力簡而見功多無如此言者人能思之豈復有悔吝耶

事君如事親事官長如事兄與同僚如家人待群

吏如奴僕愛百姓如妻子處官事如家事然後為
能盡吾之心如有毫末不至皆吾心有所未盡也
故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
居家理故事可移於官豈有二理哉當官處事常
思有以及人如科案之行既不能免便就其間求
其所以使民省力不使重為民害其益多矣不與
人爭者常得利多退一步常進百步取之廉者得
之常過其初約於今者必有重報於後不可不思
也推有能少自忍者必敗此實未知利害之分賢
愚之別也

予嘗為泰州獄掾顏歧夷仲以書勸予治獄次第
每一事寫一幅相戒如夏月取罪人早間在西廊
晚間在東廊以辟日色之類又如獄中遣人勾追

之類必使之畢此事不可更別遣人恐其受賂已足不肯畢事也又如監司郡守嚴刻過當有須平心定氣與之委曲詳盡之相從而從已如未肯從再當如此詳盡其不聽者少矣當官之法直道為先其有未可一向直前或直前反敗大事者須用馮宣徽惠穆秤停之說此非特小官然也為天下國家當知之

黃兌剛中嘗為予言頃為縣尉每遇檢尸雖盛暑亦先飲少酒捉鼻親視人命至重不可避少臭穢使人橫死無所申訴也

范侍郎育作庫務官隨人箱籠只置廳上以防疑謗凡若此類皆守臣所宜詳知也

當官既自廉潔又須關防小人如文字曆引之類

皆須明白以防中傷不可不至慎不可不詳知也

當官者難事勿辭而深避嫌疑以至誠遇人而深避文法如此則可以免

前輩常言小人之性專務苟且明日有事今日得休且休當官者不可徇其私意忽而不治諺有之曰勞心不如勞力此實要言也

徐丞相擇之嘗言前輩盡心職事仁廟朝有為京西轉運使者一日見監窯官問日所燒柴凡幾竈曰十八九竈曰吾所見者十一竈何也窯官愕然蓋轉運使晨起望窯中所出烟幾道知之其盡心如此

前輩嘗言吏人不怕嚴只怕讀蓋當官者詳讀公案則情偽自見不待嚴明也

當官者凡異色人皆不與之相接巫祝尼媪之類
尤宜疎絶要以清心省事為本
後生少年乍到官守多為猾吏所餌不自省察所
得毫末而一任之間不復敢舉動大抵作官嗜利
所得甚少而吏人所盜不貲矣以此被重譴良可
惜也
當官者先以暴怒為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
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前輩嘗言凡
事只怕得待者詳處之謂也蓋詳處之則思慮自
出人不能中傷也
嘗言前輩作州縣或獄官每一公事難決者必沉
思靜慮累日忽然若有得者則是非判矣是道也
惟不苟者能之

處事者不以聰明為先而以盡心為急不以集事為急而以方便為上
孫思邈嘗言憂於身者不拘於人畏於己者不制於彼慎於小者不懼於大戒於近者不侮於遠於此則人事畢矣實當官之要也
同僚之契交承之分有兄弟之義至其子孫亦世講之前輩專以此為務今人知之者蓋少矣又如舊舉將及舊嘗為舊任按察官者後己官雖在上前輩皆避坐下坐風俗如此安得不厚乎
叔曾祖尚書當官至為廉潔蓋嘗市縑帛欲製造衣服召當行者取縑帛使縫匠就坐裁取之并還所直錢與所剩帛就坐中還之滎陽公為單州凡每月所用雜物悉書之庫門買民間未嘗過此數

民皆悅服閔沼止杖獲盜法當改官曰不以人命易官終不就賞可謂清矣然恐非通道或當時所獲盜有情輕法重者止杖不忍以此被賞也

當官取備錢般家錢之類多為之程而過受其直所得至微所喪多矣亦殊不知此數亦吾分外物也

當官者前輩多不敢就上位求薦章但盡心職事所以求知也心誠盡職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當官遇事以此為心鮮不濟矣

畏避文法固是常情然世人自私者常以文法難任委之於人殊不知人之自私亦猶己之自私也以此處事其能有濟乎其能有後福乎其能子孫

呂𧰼乎

當官處事務合人情忠恕違道不遠觀於己而得之未有舍此二字而能有濟者也嘗有人作郡守延一術士同書室後術士以公事干之大怒叱下竟致之理杖背編置招延此人已是犯義既與之稔熟而干以事公亦人常情也不從之足矣而治之如此之峻殆似絶滅人理

嘗謂仁人所處能變虎狼如人類如虎不入境不害物蝗不傷稼之類是也如其不然則變人類如虎狼凡若此類及告訐中傷誘人𣪍寘於死地是也

唐充之廣仁賢者也深為陳鄒二公所知大觀政和間守官蘇州朱氏方盛初充顛剌譏之朱氏深

以為怨得之罪劉器之以為克之為善欲人之見知故不免自異以致禍患非明哲保身之謂

當官大要直不犯禍和不害義在人消詳斟酌之爾然求合於道理本非私心專為己也

當官處事但務着實如塗擦文書追改日月重易押字萬一敗露得罪反重亦非所以養誠心事君不欺之道也百種姦偽不如一實反覆變詐不如慎始防人疑衆不如自慎智數周密不如省事不易之道事有當死不死其詬有甚於死者後亦未免死當去不去其禍有甚於去者後亦未必得安世人至此多惑亂失常皆不知輕重義之分也此理非平居熟講臨事必不能自立不可不預思古之欲委質事人其父兄日夜先以此教之矣中材

以下豈臨事一朝一夕所能至哉教之有素其心安焉所謂有養也

忍之一事衆妙之門當官處事尤是先務若能清慎勤之外更行一忍何事不辦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此處事之本也諺曰忍事敵災星少陵詩云忍過事堪喜此皆切於事理為世大法非空言也王沂公常說喫得三斗釅醋方做得宰相蓋言忍受得事

劉器之建中崇寧初知潞州部使者觀望治䣊中事無巨細皆詳考然竟不得毫髮過雖過往䣊務亦無違法予者部使者亦嘆伏之後居南京有府尹取兵官白直點磨他寓居無有不借禁軍者器之未嘗借一人其廉慎如此

故人龔節亨彥承嘗為予言後生當官其使令人無乞丐錢物處即此職事可為有乞丐錢物處則此職事不可為蓋言有乞丐錢物處人多陷主人以利或致嫌疑也

前輩嘗言公罪不可無私罪不可有此亦要言私罪固不可有若無公罪則自保太過無任事之意

范忠宣公鎮西京日常戒屬官受納租稅不要令兩頭探或問何謂公曰賢問是也不要令人戶探官員等候受納官員不要探納者多少然後入場此謂兩頭探但自絕早入場等人戶則自無人戶稽留之患官箴終

官政

要語

書學古入官

詩不懈于位

羔羊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語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襄二十二敬其朝夕恪居官次

成十六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姦也

昭十一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注言五官之長

專盛過節則不可居邊細弱不勝任亦不居朝廷

柳御史箴啟　回楷枉造次秉直事不失當舉無

私政

政者正也治者為政之致也唐虞有三載考績之法而黜陟續周人有六計弊羣吏之治而皆以廉為本無非所以為吏治之政也自秦人罷侯置守

其所可考者多見於守令之職是以漢唐之循於
循良之吏每為之立傳而有職之士每每興嘆於
良吏之難其人蓋以政非若不足以言治也我宋
立國三百年而服勞州縣者莫不求人政治而見
於自王安石以經學禍天下又以滋吏治之弊中
興立國江左而仕於東南者凡其得於講明之餘
而見於設施之末無非政也則亦無非治也有志
於政主庇民者盍亦以我宋臣子為法

書咸熙庶績｜｜並　書

詩剛柔不｜不｜敷政優優

左傳寬猛｜｜相濟政是以和從政季康子問仲
由求賜可使也｜｜與曰由也果求也藝賜也達
於從政乎何有

論語正身苟丨其丨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
身如正人何
書經孝友惟丨丨于兄弟於于有政
論語政刑導之以丨齊之以丨民免而無恥德禮
導之以丨齊之以丨有恥且格
古今事實
爭田質成
虞芮二国爭田而訟連年不决乃相謂曰西伯仁
人也盍往質焉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
其朝則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虞芮之君曰嘻
吾儕小人不可以入君子之朝遂以其所爭為閒
曰 家語

甘棠召伯聽訟也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

始謗終誦

孔子相魯魯人謗曰麛裘而韠投之無郵及三月政成化行民誦曰袞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袞衣惠無我私（孔叢子）子產相鄭一年輿人謂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三年之又謂曰我無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日昃不休

前漢薛宣守左馮翊及日昃休吏職曹掾張扶獨不肯休坐曹治事

首抑豪猾

後漢周紆為洛陽令下車問大姓主名吏以閭里

言議紛紛曰本閣貴戚若馬實等輩豈能知此費
悉備乎部吏望風爭以激切為事京師肅然

盛文肅公

杜公為荊州恥以減刑爲端令吏受杖止從容不
上還衙式云向見令吏受杖上稍雲根下柳地足
意識不肯公曰我循忍　侄世說

赤子龍蛇

太原馬公燧為鄭曹殺節度觀察等使領其地公
承死亡之餘撫之際剝膚椎髓公私撫地京室
新舊不相保猶離目睹也公於此時能安以治之
其後為人又曰公之始至衆未熟化以武則忿而
戰以恩則狎而驕一以為赤子一以為龍蛇憑心
罹猜疑以歲月然後致之難也及教之行衆皆戴

公為親父母 羅念菴郢州漢堂詩序

拷罪立名

李蕘武后時為御史鞫獄儀諸慘酷其訊罪人皆有名如仙人獻果玉女登梯犢子懸車驢兒拔撅鳳凰曬翅獼猴鑽火之類 唐朱揆道

周興為司刑官侍郎性慘毒推勘殘忍法外苦楚無所不為拷縛罪人有仙鶴曬翅胡孫碌茶鬼撥鑽牛拔撅之名惡人呼為牛頭夜叉 談賓錄

戲為判語

李自誠為長葛宰一雜職犯過乃戲判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者乎 國史稿

能辨冤獄

錢若水為同州推官有富家小女奴逃亡不知所

之奴父母訟於州命錄事參軍鞫之錄事嘗貸錢於富民不獲乃劾富民父子數人共殺女奴棄尸水中遂失其尸或為元謀或從而加罪皆應死富民不勝榜若自誣服州官皆以為得實若水獨疑之留其獄數日不决一旦詣州屏人言曰已密使人訪求女奴得之矣知州驚曰安在若水密使人送女奴於知州乃垂簾引女奴父母視之泣曰是也乃引富民父子悉破械縱之其人號泣不肯去知州曰推官之力也其人趣詣若水廳事若水閉門拒之不得入繞垣而哭傾家貲飯僧為若水祈福 涑水

支散軍粮

王德用在定州一旦倉中給軍粮軍士以所給米

黑喧譁紛擾監官懼進區有四卒以黑米見德用德用曰汝從我當自入倉乃往君專副問曰昨日我不令汝給二分黑米八分白米乎吒從者杖專副又呼四卒謂曰黑米亦公家物不給與汝曹當棄之乎汝何敢乃尔喧譁如此欲求決配乎百拜流汗乃捨之倉中盡然 涑水記聞

應變倉卒

張平崖守城部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合軍旅大閱始出衆遂嵩呼者三平崖亦下馬東北望而三呼復攬轡行衆不敢讙趙濟畏之龍圖平崖孫婿也崇以此事告韓魏公公曰當是時某亦不敢措置 忠正語錄

兩易爭業

張公詠知杭州有沈章訟兄彥均割家貲不平公捷而遣之後半載公因過其所其下馬召章并彥曰汝弟訟汝治家掌財伊幼小不知貲多少汝又分之不均果乎彥曰均平章曰不均公曰兄之族入於弟室弟之族入於兄家即時對換人莫不服

青瑣高議

判斬鄉筆

韓魏公文潞公俱嘗鎮北門方魏公將朝城令史一守把兵士方二下輒悖罵不已知知縣以解府魏公使前問云汝罵長官否曰當時乘忿實有之公曰汝為禁兵既差在彼便有階級安可如此即於解狀判領赴市曹處斬從容平和略不變色衆但見其援筆方知首異其任潞公嘗美有服其解

一辛如前者公震怒問之具對如實亦判與斷而御筆以此見二公之量不同如魏公則彼自犯法吾何怒之有不惟學術之妙亦天資之過人耳（孔氏話錄）

年尊勤職

韓魏公勤于吏職簿書文檄檢察研覈莫不躬親左右或曰公位重年耆功名如此朝廷賜守鄉郡以養安幸無親小事公曰己俾煩勞吏民當有受奬者且俸祿日萬錢不事事吾何安哉

辨僧寃獄

向相在西京有僧暮過村民家求寄止主人不肯僧求寢其門外車箱中許之夜中有盜入其家自墻上扶一婦人并囊衣而出僧適不寐見之自念不為主人所納而強求宿而主人亡其婦及財明

日必執我詣縣矣因夜亡去不敢循故道走荒草中忽墜眢井則婦人已為人所殺先在其中矣明日主人搜訪亡僧并子婦竟得之井中執以詣縣掠治僧自誣云與子婦姦誘與俱亡恐為人所得因殺之投井中暮夜不覺失足亦墜其足贓在井傍亡失不知何人所取獄成言府府皆不以為疑獨敏中以贓不獲疑之引僧詰問數四僧服罪但言某前生當負此人死無可言者敏中固問之僧乃以實對因密使吏人訪其賊吏食於村店店聞其自府中來不知其吏也問之曰僧某者其獄何如吏紿之曰昨日已笞死于市矣嫗嘆息曰今若獲賊則何如吏曰府已誤決此獄雖獲賊亦不敢問也嫗曰然則言之無傷矣婦人者乃此村少年

某甲所殺也吏曰某甲妾在姬指示其舍吏就舍掩捕捉之案問具服并得其贓一府以為神涑水記聞

不屑吏事

向簡公敏中罷相出鎮多以吏事為意寇萊公雖重名所至之處終日遊宴所愛伶人或村與富室厚有所得然人皆樂之不以為非也記聞

反墮吏姦

包孝肅尹京號明察有編户犯法當杖脊吏受賕與約曰今見尹汝但號呼自辯我與汝分罪汝決杖我亦決杖既而包引囚問果分辯不已吏訶曰但受脊杖出去何用多言包謂其弄權杖之於庭特寬囚罪止從杖坐不知乃為所賣青瑣

時來則為相

劉沆權又正言知制誥陜西用兵沆見執政白事

翌日諸對極言得失　仁宗送其議於中書執政

不悅曰須令人作相自行之沆曰宰相豈有常哉

時來則為之

禁絕異端

程明道先生仕京兆鄠簿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

其首放光男女聚觀晝夜雜處為政者畏其神莫

敢禁先生始至詰其僧曰吾聞石佛歲現光有諸

曰然戒曰俟復現必先白吾職事不能往當取其

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行狀

䊸龍折竿

明道先生為上元簿日茅山有龍池其龍如蜥蜴

而五色祥符中中使取二龍至中途中使奏一龍

飛空而去自晉叢奉以為物神先生嘗而膳之使人不惑其始至邑見人持竿道傍以黏飛鳥取其竿折之教使勿為及罷官纖毋郊外有數人共語自主簿折黏竿鄉氏子弟子不敢畜禽鳥墓誌

僕告其主

季孝壽知開封府有舉子為僕所凌忿甚亟縛之作狀欲送府會為同舍勸解久之氣亦平因釋去自取其狀戲季孝壽押字判曰不勘案決臀杖二十其僕怨之翌日即切其狀走府曰秀才曰季知府判狀私決人孝壽即令追之既至具陳所以孝壽翻然謂僕曰如此秀才所判正與我同貢不用勘案命吏就讀其狀如數決之是歲舉子會省試且數千人凡僕聞之皆畏戢無敢肆者當時亦稱

其敏　石林燕語

閤毆罰錢

鞠真卿守潤州民有鬬毆者本罪之外別令先毆者出錢與後應者小人靳財兼不憤出錢終日紛爭相視無敢下手者　青瑣

作相不先急務

或謂趙丞相欲放混補歎息云方今大倫恁地不成模樣身為宰相合是以何為急卻要急去理會這般事如何恁地不識輕重此皆是衰亂之態只看宣和末年番人將至宰相說甚事只看實錄頭一板便見且說大學裏秀才做時文不好有道是識世界否且如如今待補取士有甚不得如何道恁地便取得今才如彼便取不得人才只是亂說

先勞
子路問政子曰丨之丨之
忱求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丨遠者丨
帥正
季康子問政子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正名
子路 衛君待子而爲政子曰必也丨丨乎名不
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楽不
興禮楽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
手足
無倦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丨丨行之以忠則敬

舉知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
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丨爾所丨爾所不知人其
舍諸

清靜

漢曹參為齊相有蓋公好黃老術曰治道貴丨丨
丨自正參避堂以舍之齊國大治

廉平

文景特循吏河南太守吳公蜀守文翁皆謹身率
死居以丨丨丨不至嚴而人從化江都相仲舒內使
公孫弘兒寬居官可紀也宣帝詔吏不廉平則治
道衰

治平

吳公丨丨爲天下第一

儒雅

張敞爲京兆尹爲政緣節飾以丨丨丨

吏理

宣帝曰庶民安田里而無歎者與我丨此丨其唯良二千石乎

民富

王成黄霸朱邑龔遂鄭弘召信臣所居丨丨所去見思生有號榮死見奉祀庶幾德讓君子也

仁恕

唐陸象先爲劍南按察使爲奴尚丨丨司馬韋抱直諫曰公當峻罰以示威不然民慢且無畏答曰政在治之而已何必刑罰以樹威乎卒不從而蜀

化民

寛惠

常恒為碭山令政丨丨吏民愛之天子東巡州縣供帳皆[illegible]朴趣辦恒不立威而事給

無欲速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丨丨丨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不忍欺

鄭子産為政民丨丨丨西門豹治鄴民不敢欺

莫不勸

謹愿黜遠去煩省善丨丨丨競丨用賢治不省用貴治賤

聞其政

子貢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温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不立名

漢有不疑為官惟恐人知其為吏之迹｜好｜｜稱為長者

皆籍記

漢尸翁為東海群中賢不肖有｜｜｜

人存政舉

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則其｜｜｜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

容民畜衆

師君子以｜｜｜｜見易

明政析微

賁君子以ー庶ー無敢ーー

不易其俗

齊其政ーーーー出禮記

以寧其息

為之政ーーーー出原道

長於治民

黄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ー在成就在全長吏其

材ヽ務ヽーー也

人不敢欺

韓延壽推至誠吏ヽーーー

庶乎不苛

龔遂ーーーー以愛利百姓為行未嘗辱人

寬厚爲師

蕭曹以｜｜｜清靜｜天下之｜

九州惠愛

張萬福蒞｜｜｜皆有惠愛

勲閥政績

李憲｜｜｜家子弟歴官以吏能顯｜｜｜暴著

吏政不煩

馬稜精：事以文雅緣飾其｜清淨｜｜｜

善政致祥

尸恩貞爲青州刺史有績蠶至歳四熟黜陟使路

敬潜至部嘆曰是｜｜｜｜手表言之

慈惠爲本

袁滋遷華州刺史尋以｜｜｜｜

仁恵為治

殷侑拜義昌節度使以丨丨丨丨

不事威刑

常杭為永昌令輦轂繁要杭丨丨丨而治遷中

丞

不威而治

滑亳節度使令狐彰死表李勉為代勉居鎮八年

以舊德方重丨丨丨丨

上下愛向

吴湊為人彊力儉勤未嘗擾民丨丨丨丨

所至惠愛

王質為吏丨丨丨丨

能惠養民

王端｜｜｜｜

政在養人

高宗咸亨初賈敦實為洛州長史亦寬惠人心懷

曰洛陽令楊德幹矜酷烈杖殺人以立威敦實喻

止曰｜｜｜｜｜傷生過多雖能不足貴也德幹為

衰戢

心與古今

李惠登朴素無學術而視人所為利者行之害者

去之率｜所安賠｜｜｜｜政清淨居二十年田畝

闢戶口增人歌舞之

印紙書労績

淳化四年審官院選京官充知州者三十餘人御

前｜｜｜曆子上親｜於其前曰公矜刑政惠愛臨

民奉法除奸方可以勞為丨

嚴辨書姓名

呂夷簡以刑部郎中權知開封府丨丨有聲真宗

丨其姓名於屏風范希文守饒州以嚴辨有聲宗

尚風化州人習之

邑人有矜式

陳襄宰仙遊縣作勸學一篇以諭民曰吾秩滿去

亦有子弟亟進就李於是丨丨丨所丨丨

習應便成風

明道先生所在臨政便上下丨丨丨丨出遺書

蕭何求繼論

讀漢史者多曰曹參守蕭何之規日醉以酒民歌

之曰蕭何為法推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

其清淨民以寧一為其漢之二賢相也主矣哉論曰非也暑牛之渴也豎子飲之停淳之汙牛渴已久得停淳之汙寧顧於清冷之水乎設使豎子牽之於清冷之水則淼乎腸中之泥也牛然後知亭淳之汙不可終日而飲之百姓罹秦之渴已久矣蕭何曰吾所以為法律是權天下之草創也吾不止此將致君為成康之君使民為成康之民是牽民於清冷水也曹參日荒於酒惠帝訊焉參謂於惠帝曰高帝則之陛下承之蕭何造之臣參遵之陛下垂拱臣等守職惠帝以為是也民又歌之也嗚呼漢之民以漢之汙愈於秦之渴不知牽於清冷之水淼於腸中之泥也

僚屬

説文比官爲僚

詩云我雖異事及爾同僚

傳曰同官爲僚僚屬爲寀

書説惟暨乃僚罔不同心

周官命六鄉分職各帥其屬

冏命曰謹簡乃僚

小宰其屬六十

大宰曰官屬以舉邦治禮記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

西漢曹參傳參代何爲相擇郡縣吏長大訥於文辭謹厚長者爲史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輒斥去之

通鑑漢光武紀州牧朱浮年少有俊才欲厲風迹收士心辟召州中名宿皆引置幕府

漢殤紀梁商爲大將軍辟漢陽巨覽上黨陳龜爲掾屬李固爲從事中郎楊倫爲長史

晉懷紀瑯琊王睿辟掾屬百餘人時人謂之百六掾

晉簡文紀郗超常爲桓温謀主謝安與王坦之見温温使超卧帳中聽其言風動帳開安笑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矣

宋太祖紀宜數引見佐史相見不數則彼我不親不親無因得盡人情人情不盡復何由知衆事也

高祖紀房玄齡收采人物置之幕府

唐代宗紀馬燧爲河東節度使辟兗州　張建封

為判官
唐懿宗紀路巖佐崔鉉於淮南為支使不十年至
宰相
唐僖宗廣明元年鄭從讜充河東節度使自擇參
佐從讜奏以長安令王調為節度副使前兵劉崇
龜為節度判官前進士
劉崇魯為推官人謂之小朝廷言名士之多也通
鑑
韓滉在二浙所辟僚佐各隨所長無不得人出
唐德貞元二年
本傳竇憲平匈奴班固傅毅之徒皆置幕府以典
文章
晉陶侃鎮武昌軍殷浩庾翼等皆為佐史時武昌

號為多士

本傳庾亮在武昌諸佐吏商浩之徒登南樓不覺亮至諸人將起避之亮曰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興復不淺便據胡床而坐與浩等談詠

王隱傳杜恕舉劉毅為功曹月餘日三魏稱為為之語曰但聞劉功曹不聞杜府曹

孟嘉傳亘溫遊龍山僚佐畢集有風吹孟嘉帽墮嘉不之覺

世說晉書王徽之有俊才少為桓沖參軍從沖值雨便下馬入沖車中謂沖曰豈有獨擅一車不容國士出乎

魏志太祖以陳琳阮瑀管記室畢國書檄多琳所作鍾會以中郎任大將軍管記室事為心腹之任

時人謂之子房
沈約傳蔡興宗謂諸子曰沈記室人倫師表宜善
師之
唐本傳元稹長於詩書在越時辟竇鞏鞏工於詩
與之酬和號蘭亭絶唱
張建封傳許孟容韓愈皆奏署幕府有文章傳于
時
劉晏傳晏部吏在千里奉教如目前
裴度傳裴度充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仍以刑部
尚書馬摠爲副太子右庶子韓愈爲彰義行軍司
馬司勲員外郎李正封都官員外郎馮宿禮部員
外郎李宗閔等爲兩史判官書記
唐書令狐楚爲大原掌書記鄭儋在鎮暴卒不及

指撝後事軍中喧譁將変夜忽數十騎持刀迫楚
至軍門諸將環之令草遺表楚在白刃之中攜筆
立成讀示三軍無不感泣由是名重

新唐書本傳薛收與房杜處腹心之寄薛元敬謹
畏未嘗申欵曲如晦曰小記室不可得而親不可
得而踈

舊唐書常思謙傳左肅機皇甫公義檢校沛王府
長史引常思謙為同府倉曹謂思謙曰公豈池中
之物屈公為數旬之客以望此府

本傳婁師德調江都尉楊州長史盧承業異之曰
子台輔器也當以子孫相諉詎論僚吏哉

古今事實

僚屬

幕府
白集幕府者以軍幕為義軍旅無常居止故以張幕言之出李廣傳注以文行謀畫雍容於｜｜之間

佐史
宋太祖紀宜數引見｜｜不數則彼我不親不親無因得盡人情

六翮
柳文舊｜｜翔千里以為轅門大府之重

一足
皮日休集非惜幕閒｜｜地不容也

典文章
賓實平匈奴班固傳殺之徒皆置幕府以典文章

戒談戲

事見江門陶佩按筍下

羅致幕下

朝文大夫烏公以鈇鉞鎮河陽之三月以石主
為才以禮為羅丨而丨之丨丨丨未數月也以溫
生為才於是以石生為媒以礼為羅又又而丨
之丨丨

稱小朝廷

唐僖宗紀鄭從讜充河東鄭度使自擇參佐從
讜奏以長安令王調為鄭度副使前兵部員外
郎史館修撰劉崇龜為鄭度判官前進士崇魯
為推官人謂之小朝廷言名士之多也

穿以濩心

薛[illegible]與房[illegible]腹心之丨薛元[illegible]謂裴[illegible]
款曲如晦回小詎室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

委以子孫

婁師得謂江都尉揚州長承異之曰子台輔器
也堂孫相委詎論僚吏哉

采之泛池

王儉用庾丨丨為衛將軍長史蕭緬與儉書盛
府元僚每難其選庾景行丨綠水依芙蓉何其
麗也時人以僚府為蓮花丨故緬書美之

郄超入幕

郄超為桓溫謀王謝安與王坦之見溫溫使超
卧帳中听其言風動帳開安笑曰丨丨可謂丨
丨之賓矣

陳蕃設榻

丨丨為豫章太守以禮請徐稺為功曹著在郡不接賓客唯稺來時特設一榻去則懸之

子猷拄笏

事見山門西山爽氣類

徽之馬曹

丨丨王為大司馬桓溫將軍蓬首散帶不綜府事又為車騎桓冲騎兵參軍從冲問鄉署何曹對曰似是馬曹又問管幾馬曰不知馬何由知數又問馬比死多少曰未知生焉知死

超宗驢府

晉謝丨丨坐失議出為南郡王司馬人問之是何府超宗答曰不知是司馬為是司驢既是

〡〡改庶爲司驗坐禁錮

值雨入車，

世說王徽之有俊才少爲桓冲參軍從冲〡〡

便下馬〡冲〡中謂冲曰豈有獨擅一車不容

國士乎

乘醉登床

嚴武鎮成都奏前拾遺杜甫爲參謀官武與甫

有世舊待遇甚隆甫性褊躁放盪嘗醉登武床

視武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雖急暴不以爲忤

紗籠中人

原化記張建封鎮徐州奏李藩爲州判有新羅

僧能相人公令看取判官有得爲相者否僧云

並無公不快曰某妙擇賓僚豈無一人至相坐

者從呂李判官至僧孺階迎謂張公曰判官是

丨丨丨丨宰相落后果為相丨之

豈池中物

左蕭撲皇甫公儀檢校沛三府長史引菖思謙

爲同舍倉曹謂思謙曰公丨丨丨之丨屈公爲

数旬之客以望此府

辨論獄詞

祠記范文正公以進士釋褐為廣得軍司理日

抱具獄與太守爭是非守盛怒臨之公不為屈

歸必記其往復辨論之語于屏上比比去字無

所容貧止一馬鬻馬徒步而歸

遣賜厨傳

聞見錄錢希深歐陽永叔官洛陽時同遊嵩山

歸暮抵龍門香山雪作留守錢文僖公遣吏以廚傳歌妓至且問勞之曰山行良勞當少留龍門賞雪府事簡無遽歸也

賓僚避暑

歷城北有使君林魏正始中鄭公慤於三伏之際率賓僚避暑於此取大荷葉盛酒以簪刺令與柄通屈莖上輪囷如象鼻傳噏之名為碧筩飲

府有三才

太傅府有三才裴邈清才潘陽仲大才劉慶孫長才

居官類

同官

要語

左傳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同官爲僚吾嘗爲僚敢不盡心乎弗听及亡荀伯盡送其帑及其 用財賄於秦曰爲同僚故也

左傳晉郤克將中軍韓厥爲司馬韓獻子將斬人郤克馳將救之至則斬之矣郤子使速以徇曰以分謗也

板詩我雖異事及爾同僚

皐陶謨同寅協恭

周禮冢宰以八法治官府三曰官聯以會官治注謂國有大事官不能獨治則六官共舉之謂聯事相佐助也

詩大雅我雖異事及爾同僚

禮五曰

官聯以會官治

左文七年同官為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

前漢本傳直臣疑為郎舍同有告歸誤持同舍郎金去

後漢陳重為郎同舍郎有告歸寧者誤持同舍郎袴以去

唐太宗紀蕭瑀性狷介與同僚多不合

同官

年輩相遼

陸長源以勳德為宣單司馬韓愈丨巡官同在使幕或譏年輩相遼周愿曰大蟲老鼠俱是十二相屬何怪之有 候鯖

狷介寡合

蕭瑀性狷介與同僚多不合 唐太宗紀

同列代貶

唐竇參為萬年尉同舍當夕直者聞親疾惶遽參為代之會失囚京兆按直簿劾其人參曰彼以不及謁而往參當坐遂貶人皆義之

同列相避

堂語爰盎素不好兆錯錯所居坐盎輒避盎所

居坐然亦避兩人未嘗同

恥任人下

劉文靜自以才略功勲在裴寂之右而位居其
下意甚不平酒酣怨望拔刀擊柱曰會當斬裴
首

恥功居上

唐書尉遲敬德侍宴慶善宮有班其上者敬
德云爾何功居上任城王道宗解喻之敬德勃
然擊道宗目幾眇太宗不悅

羞列老兵

漢書選先主為漢中王遣費詩拜關羽為前將
軍羽聞黄忠為後將軍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
兵同列不肯受拜費詩謂羽曰蕭曹與高祖少

小親舊而陳韓亡命後至論其班列韓最居上
未聞蕭曹以此為怨君侯不受拜位 為惜此
舉恐有後悔耳羽大感悟即受拜

耻同新進

王倚舒君爲中書舍人既至 同列率新進少年
居不樂曰豈可援治筆硯於其間哉

中書喧競

鄭畋盧攜在同中書因議政諠競撲碎硯王鐸
歎曰不意中書有死辭之事

同列兩罷

唐李紳爲御史中丞宰相李逢吉忌其剛而薦
愈勁直乃以愈爲京兆尹兼大夫免臺參以激
紳紳愈果不相下詆訐紛然於是兩罷之

老韓同傳
齊王敬則與王儉齊拜儀同三司徐孝嗣嘲儉曰今日可謂連璧儉曰不意丨子遂與丨非丨丨敬則聞之無恨色
絳灌等列
唐明皇欲以牛仙客爲尚書張九齡執曰不可帝怒曰豈以仙客寒士嫌之耶鄉固素有門閥哉九齡曰臣荒陬孤生陛下過听以文學用仙客擢胥吏目不知書韓淮陰一壯夫羞絳灌等列陛下必用仙客臣實耻之
周召不疑
成王幼周公攝政當國踐祚召公疑之作君奭
君臣不才周公乃稱湯有伊尹格于皇天於是

呂公乃悟

廉藺相避

藺相如為上卿居廉頗之右頗曰我為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功相如徒以口舌為勞而居上吾羞不忍為之下宣言曰我見必辱之相如聞常稱疾不欲與爭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引車避匿其舍人恥之欲辭去相如曰强秦之不敢加兵於趙者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鬬其勢不俱生吾之所以為此者先國家後私讐故也頗聞之肉袒負荊謝罪

寇賈極歡

寇恂拜潁川太守賈復部將殺人恂戮之復以以為恥謂左右曰吾與寇恂並列將帥而今為

其所陷今見徇必手劍之徇知其謀不欲與相見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劍侍側卒有以變足以相當徇曰不然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為國也吾安可以忘之二人後卒極歡

李郭拓勉

唐安思順為朔方節度使時郭汾陽李臨淮俱為牙門都將二人不相能雖同盤飲食常睇目相視不交一言及汾陽伐思順臨淮欲亡計未決自曰詔臨淮汾陽半兵東出趙魏臨淮入曰一死固甘乞免妻子汾陽趨下持手上堂曰今國亂主遷非公不能東伐豈懷私忿時耶及别執手泣涕相勉以忠義訖平劇賊實二公之力

不失和氣

別提舉趙公慶曆中與范希文韓彥國同在西府上前爭事議論各別下殿各不失和氣如未嘗爭當時相善三人正如推車子蓋其心主於車可行而已不為己也

交致其情

高宗朝光世軍在馬家渡張俊軍在采石遂詔光世以兵援世忠且令復移軍建康三大將權相敵兼持私隙莫肯叶心上詔魏矼諭光世曰賊衆我寡合力猶懼不支況軍自為心將何以戰為諸公計當滅怨隙不獨可以報國身亦有利矼勸光世貽書二師以示無他傳為犄角已而二師皆復書交致其情

同列平心

劉器之與東坡元祐同朝東坡勇於為義或失之過則器之必約以典故東坡至發怒曰何處也上曳得一劉王言來知得許多典故或以告器之則曰子瞻固所畏也若恃其才欲變亂典帝則不可又朝中有語云閩蜀同風腹 有蟲以二字各從蟲也東坡在廣坐作色曰書稱立賢無方何得乃爾器之曰其不聞其語然賢言無方須是賢者乃可若中人以下多係土地風俗東坡默然至元符末東坡器之各謫嶺海相遇於道始交歡器之語人云浮華習盡去非昔日子瞻也東坡則曰器之鐵石人也

同列怨望

汲黯為內右史始列為九卿而公孫弘張湯為

小吏又弘雅貴與黯同位黯又非毀弘湯已而弘至丞相湯御史大夫黯時丞史昔與同列或尊用過之黯褊心不能無少望見上曰陛下用郡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罷黯上曰人不可以無學觀黯之言日益甚矣

不得共坐

賈復因鄧禹得召見署破虜將軍督盜賊復馬羸光武解左驂賜之官屬以復後來好陵折等輩調補鄗尉光武曰賈督有折衝之威方任以職勿得擅除注曰時上置府官屬復與段孝共坐孝曰君將軍督我大司馬督不得共坐復曰俱劉公吏有何尊卑官屬以以為不遜

同列相仇

李文定公同丁晉公相　章聖以剛介嫉惡議
多不合一日因奏對乃以笏擊晉公由是並罷
相以本官歸班繼而中使押晉公復入中書文
定出知鄆州及　真宗晏駕　神文踐祚　章
憲明肅垂簾听政晉公挾前憤三月貶文定衡
州團練使宣獻行制語稟所以責者晉公曰此
無他春秋之義君臣無將漢法所謂大不道耳
宣獻退而怪之曰文定安至此遂命以別辭然
當切齒焉晉公竟增两句云懼此震驚遂至沉
預未幾晉公以擅移山陵貶崔州司戶參軍復
當宣獻行制於是首云無將之戒深著於魯經
不道之誅難逃於漢法文定孫世美言

居官類

同年

要語

會實期集摭言唐進士榜出謝後便往期集院狀元與同年相見請一人為録事其餘主宴主酒主樂探花主茶之類咸以其言辟之

唐紀唐李絳相德宗元義方言其私同年許季同德宗問之曰人於同年有情乎絳曰同年乃九州四海之人偶同科第或登科然後相識於情何有若其果才雖在兄弟子姪之中猶將用之同年乎詳見及第門惧捉謂之同年

通鑑唐紀唐李絳相德宗人言其私同年許季同

德宗問之曰人於同年固有情乎對曰同年乃九
州四海之人偶同科第或登科然後相識於情何
有若其果才雖在兄弟子姪之中猶將同之況同
年乎
摭言神龍以来杏園晏後於慈恩寺塔下題名同
年中推善書者紀之
淮沅為主罰録事同年盧彖俯近關宴請假往洛
及同年宴於曲江亭彖微服縱觀為團司所發
進士榜出謝後便往其集院狀元與同年相見請
一人為録事其餘主宴主酒主樂探花主茶之類
咸以其年辟之　　俱捷謂之同年既捷列名於慈
恩寺塔謂之題名大宴曲江亭謂之與江會在関
試後謂之関宴

南郊新書大中以來禮部放榜歲取二三人姓氏稀僻謂之色目人亦曰榜花

古今事實

同年

連轡九衢

劉禹錫送張盥赴舉詩序云吾不幸向所謂同年友當其盛時丨丨舉鑣亘絕丨丨若屏風然今來落落如星辰之相望

同年遠嫌

魏公遺事寇萊公在樞府上卻罷之萊公已知乃遣人告冀公曰遭逢最久今出求一使相幸同年贊之公曰將相之任極人臣之貴苟朝廷有所授亦當懇辭豈得以此私有所干於人也

亟往問之萊公豈樂後上議準令出與一甚官
公曰寇準未二十年已登樞府
太宗甚器之準有才望與一使相使當方面其
風采足可以為朝廷之光　上然之翌日降制
萊公捧使相告謝於　上前感激流涕曰苟非
陛下主張臣安得有此命丨丨上曰王某知卿具
道其言萊公出謂人曰王丨丨丨器識非準所可
測也公在相府抑私丨丨皆此類

同年父執

五代王祐父徹同光初與桑維翰丨丨登第邪
右怡道維翰入相祐以父同門生裁書自陳離
奇之禮待甚厚自是文價曰重

同年友婿

聞見錄王懿恪公歐陽文忠公同爲薛簡肅公子婿然文忠心少之文忠爲參政時吏疑進懿恪僕射文忠曰僕射宰相官也王拱辰非曾任宰相者不可改東宮官以至拜宣徽使終身不致執政蓋懿恪主李文靖文忠主范文正其黨不同

一榜多人

尚書張詠嘗謂人曰吾榜中得人最多謹重以雅望無如李文靖深沈有德鎮服天下無如王公面折折廷爭素有風采無如寇公當方面寄則詠不敢辭

同年三李

揮麈錄元祐中舒州有李亮工者以文鳴縉紳

間與蘇黃遊兩集中有與其唱和時李伯時以
善丹青妙絕世且好古博雅多收三代以来鼎
彜之類又有李元中字畫之丁追縱鍾王時号
龍眠三李｜｜｜登進士第出處相若約以先貴
無相忘其後位俱不顯

同龍虎榜

唐貞元八年陸贄主司試明水賦御溝新柳詩
其人賈稜陳羽歐陽詹李博李觀馮宿王涯張
季友齊孝若劉遵右許李同侯繼莫贊朝愈李
絳温商庾承宣員結胡諒崔郇邢冊裴光輔万
瑠是年一榜多天下孤隽偉傑之士號龍虎榜

昌黎同榜

退歐之陽哀詞云八年春遂與詹文詞同考試

登第送侯參　赴河中幕云憶昔初及第各以少年稱榮張季友云往在貞元俱從賓薦各以文售幸皆少年又與陸負外書云往者陸相公司貢士愈亦幸在得中其後一二年所與及第者皆赫然有聲

契分稠疊

李摯與李敏同姓同歲同門同年登第摯詩曰因緣三紀異契分四般同

同年無恩

唐王鐸楊收皆薛逢同年收作相逢有詩須知金印朝天客同是沙堤避路人威鳳偶時皆瑞聖應龍無水謾通神收聞之怒王鐸作相逢又有詩曰昨日鴻毛萬鈞重今朝山岳一毫輕鐸

又恕之

同年俱貴

向文簡敏中晁忠愍準二相同以太平興國五年登第後文簡秉鈞忠愍以使相守常安作詩寄文簡公曰玉殿登科四十年當僚友盡英賢歲寒惟有公兼我白首猶持將相權忠愍謂之曰九萬鵬霄振翼時與君同折月中枝細思淳化持衡者得到于今更有誰

同年貸錢

王晉公初釋褐為饒倅同年白稹為判官積一日以片紙假緡伍環於公公笑曰榜下來婚京國富室豈無半千質物耶俱我挽之故矯耳於簡尾書一絕戲之曰欺天行詐吾何有立地機

關子太平五百青妖两家屬赤洪厓打白洪厓
人以爲朱厓之行亦兆於此
同年相仇
李處遜邯鄲之孫政和初以直秘閣知相州時
聶貴遠山爲邵博士王將明甫爲決曹掾王聶
同年生也始甚歡而聶於樂籍中有所屬意王
亦眈之每戒不令前聶恨之因而遂成仇怨其
後甫改名黼爲相聶以蔡元長稱其剛方有力
薦之改名昌擢爲侍從黼大用事貶聶教官安
置衡州盖御黼矣靖康時事大變召登政府黼
之誅死聶有力爲而聶以是歲出使至絳州被
害
相遇贈詩

鄭洵美蓮山人乾祐六年中進士第與司空昉少保同年司空先在禁林出使武陵與洵美相過贈詩曰憶昔詞塲共着鞭當時鶯谷喜同遷關河大闊三千里音信稀疎二十年

同年俱少

黄台符十六歲張讀十八歲同年登科在鄭宣州幕常列題於西明寺之東廡或竊注之曰一雙同進士兩个阿孩兒

會飲樞寺

趙昌言為樞密副使時陳儀與竇儼俱為三司塩鐵副使胡旦知制誥院畫同年生俱少年為一時之俊拱顥又常與同幕五人者旦夕飲會於樞第恭觴臺矢未嘗虚日每集辭夜方歸金

吾吏逐夜候爲首槃唱儀以醉歡指其吏曰金吾不惜夜玉漏莫相催於是諺曰陳三更竇半夜

窮達不同

鼂武子云王文穆欽若以故相來守杭州錢塘一老尉蒼顏華髮矣文穆初甚不樂之詢其履歷乃同年生惻然哀之遂封章於朝上特改京秩尉以詩謝之云當年同試大明宮文字雖同命不同我作尉曹君作相東風元没兩般風

故吏

要語

權德輿作杜祐誌曰德輿嘗忝府辟睨聯台座每荷同升之義盍陳無愧之辭

劉晏爲度支鹽鐵轉運使其商推財用之術皆
一時之選故沒後二十餘年韓洄元琇裴腆包佶
盧真李衡相繼分掌財賦其有聲音皆晏之故吏
也

東漢胡廣與故陳蕃陳咸並爲三司蕃每朝會稱
疾避廣時人榮之

通鑑漢桓紀梁冀乘勢橫暴所在怨毒朱穆自以
冀故吏奏記諫不納

魏志常林傳古黄爲長陵令時科禁長吏擅去

事實

故吏援舉

蘇章遷冀州刺史丨人爲清河太守章行部按
其姦臧乃請太守爲設酒肴陳平生之好甚歡

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按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

故吏炎涼

大將軍清曰退而驃騎日益貴大將軍丨人門下多去事驃騎輒得官爵唯任安不肯

坐同朝會

蜀揚洪為蜀郡太守舉門下書佐何祗有才策數年祗為廣漢太守而洪尚在蜀郡每朝會祗次洪丨洪白君馬何駛祗曰故吏馬不敢駛但明府未着鞭耳

書戒郎君

晏叔原臨淄公晚子監穎昌府許田鎮手寫自

作長短句上府師韓少師少師報丨云得新詞盈　蓋才有餘而得不足者顧郎君猶有餘之才補不足之德不勝門下老吏之望云一監鎮官敢於杯酒間自作長短示本道太師以大帥之嚴猶盡門生忠於郎君之禮在叔原爲甚厚在韓公爲甚德也出聞見後錄

相逢輙避

王戎故吏多至大官丨丨戎丨之出竹林七賢論

畧不加禮

鞠詠爲進士以文受知於王公化基及王公知杭州詠擢第釋褐爲大理評事知杭州仁和縣將之官先以書及所作詩寄王公以謝平昔奬

進今復為吏得以文字相樂之意王公不啻及
至任丨丨丨課其職事甚急鞠大失望於是
不從冀其相知而專修吏幹矣其後王公入為
參知政事首以詠薦人或問其故答曰鞠詠之
才不患不達所憂者氣俊而驕我故抑之以成
其德耳鞠聞之始以王公為真相知也出東軒
筆錄

可謂親炙
愈博士也始事相公於祭酒分教東都生也事
相公於東太學今為郎於都官也又事相公居
守三為屬吏經時五年觀道得於前後聽教誨
於左右丨丨 熏而丨之矣出韓愈送鄭校理
序

不宜在後

三得爲屬吏朝夕不離門下出入五年窩自許

校與報｜｜｜門下諸從事｜出韓愈上鄭餘

慶書又周子通上知已書如其政術文學誠不

足以備執鞭於左右獨念向者抱關執下實事

明公於版曹令與叙別鄭也又事明公居守縣

之舊比似非偶然然則受知於今日圖報於異

時固不宜在門下諸從事之從也請以是爲紹

介

寓公

要語

禮記諸侯不臣寓公

語子曰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

家語子貢曰禮君是邪不非其大夫

事實

願受一廛

有為神農之言也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
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為氓

避堂舍盍

孝惠以曹參為齊丞相參盡召長老諸先生問
所以安集百姓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
未知所定聞膠西有盍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
幣請之盍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參於
是避正堂舍盍公焉史記

特為置榻

陳蕃為樂安太守郡人周璆高潔之士前後郡

守招命莫致唯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為置一
揭去則懸之

置薤一本

後漢龐參為漢陽太守郡人任棠有志節參到
乃先候之棠不與言但以薤一本水一盂置屏
前抱孫兒伏戶下參思其微旨曰水欲吾清拔
薤欲吾擊強宗抱孫兒當戶下欲吾開門恤孤
遂歎息而還

薦其行義

呂正獻公著在潁逾年而歐陽公脩為守初脩
以公為相家令子弟少有時譽付公良厚而未
甚重也劉原父敞博學有高才王深父回好古
君子也二人皆寓潁公日與相從脩等稍稍

兔公之學識其後偕入為翰林學士薦公文學
行義宜在左右因數為朝廷在位者稱之

訪隱者居

錢文僖公自樞密留守西都時朝廷無事郡府
多暇錢相與諸公行樂無虛日一日出長夏門
屏騎從同步至午橋訪郭君隱居郭不知為錢
相也草具置酒錢相甚喜不忍去至晚衛騎從
來郭君亦不為動亦不加禮抵暮別去送及門
曰野人未嘗至府廷無從上謁謝錢相悵然謂
諸公曰斯人視富貴為何如可愧也郭君名延
卿時年踰八十少從張文定呂文穆公游二公
相繼入相薦於朝命以職官不出

無撓公私

滎陽呂公希哲晚居宿州真揚間十餘年衣食不給有至絕粮數日者公處之晏然靜坐一室家事一切不問不以毫髮事託州縣在和州嘗作詩云除却惜書沽酒外更無一事擾公私閒居一日讀易一爻遍考古今諸儒之說默坐沉思隨非解釋夜則與子孫討論古今商確得失久之方罷

廣志卷之四百六十九

賞賜

天有雨露生育萬物聖人體之則有慶賞之賜爲是理也見於虞則以五服五章而爲命德之天見於周則以馭群臣之幸而爲詔王之柄古人之意蓋有慶賞不體於天則不得謂之公恩賞不本於天子則不得謂之出于一逮德下衰如秦漢以迄于代代下之覬賞者有僥倖之恩上之借賞者有借竊之患殆失古人體天詔王之意惟我宋列聖相承大權有屬倖門不開其慶賞之權本於公道出於朝廷此禮樂自天子出衆無漢唐以來竊位假寵之患此其由三百年所以歛然允當於人心也

書車服以庸又曰賞多有厚功
易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周禮等差司勲賞掌功之灋以等其功
詩錫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
周禮大宰以式均節財用八曰匪頒之式謂分賜
群臣
禮記慶賜遂行無有不當又曰見爵賞之施焉又
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
詩序凡頒賞地三之一食凡賞田王食一臣食二
唯加田無國征謂既丨之又重賜之則無國稅也
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禮記天子之為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
而教尊五穀時孰然後賞之以樂故其治民勞者

其鼻行緻遠治民逆者其鼻行緻短

左傳賞奸介之推曰下義其罪上賞其奸上下相

蒙難與處矣

戰國策上嘗齊威王｜令曰有能面折寡人者受

｜｜獻書諫書受中賞謗議於市朝者受下賞

大戴記加賜古者諸有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

謂之賢者三適謂之有功乃｜九｜也

左傳賞縣晋侯縣晉臣以先茅之賞縣士伯以瓜

衍之｜賞柏子狄臣千室

爭賞

賞色

鄭伯｜入陳之功賜子展先輅三命之服先八

｜賜子產次輅再命之服先六邑

賜田

晋侯朝王王丨之温原攢茅之丨又漢蘇武自匈奴来丨公丨二頃宅一區唐郭子儀前後丨良丨美玉名園甲館不可勝紀符璘入朝賜藍田四十頃于志寧與張行成高季輔俱丨丨志寧奏臣願以有餘賜不足者帝分田以與二人元結祖仁基從太宗征遼以功丨宜君丨二十頃

賜服

訟或錫之盤帶出易君賜衣服服以拜賜出禮記大宗伯九儀之命受服出周礼晋侯獻楚俘于王王丨之大輅之丨出本傳後郭賀字喬卿爲荆州刺史有殊政顯宗巡守時嗟嘆賜以三

品服中書令張嘉政仕者佩魚終身自是百官
賞兼袋謂之章服

賜馬

虢公晋侯朝王王享醴宥皆丨丨三匹非禮也
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礼亦異数不以禮假人平
王賜晋文侯馬四匹後漢世祖所以乘大驪賜
李忠李光顏為滌冀行営節度使臨送丨珍器
良丨王君廓鎮幽州繫奚厥俘斬二千獲馬五
十匹入朝帝丨所乘丨令自廷中乘以出魏謐
陳事帝丨黄金十斤丨二四薛仁貴丨以御丨
輔公祐據册陽詔李恭為帥召李靖入朝江南
平丨丨百匹郭子儀給匆馬二百匹張行成侍
燕丨名丨一錢十萬衣一襲

賜車

君||馬乘以拜賜出禮記君子來朝何錫予之路車乘馬出詩

賜玉

虢公晉侯朝王皆||五瑴虞卿說趙王一見賜白璧　雙黃金百鎰後鍾離意子阿為尚書令交趾太守坐贓詔以其資物頒賜群臣意得珠璣悉委也不拜曰孔子忍渴於盜泉此贓汚物故不敢拜帝嘆之蘇定方滅三國皆生擒其主賞賚珍寶不可勝計李載義賊平詔同平章事|白|帶示殊禮

賜金

王成為膠東王勞來不怠宣帝詔增秩||薛

枚交天策府記室上書諫秦王止田獵王答曰覽所陳知成於我者卿也明珠兼乘未若一書丨黄丨十蕭瑀字勝文遷内史令孜孜抑過絕遺無所憚丨黄丨一函元宗將以牛仙客為尚書又欲丨實封張九齡曰謹法非有功不封邊將積穀帛繕器械適所職爾陛下必賞之丨帛可也

賜帛

秦二世丨叔孫通丨二十四衣一襲明帝時鳳凰集于蔡丨汝南太守丨百匹晉張華以平吳之計賜絹百匹御史大夫蕭瑀劾李靖持軍無律帝召讓之徐曰故公之罪錄公之功賜絹千匹既而曰人讚敵公朕今悟矣加賜絹二千匹

屈厥通從平薛仁貴珍用山積諸將爭得之通
獨無所取帝曰清奉國名實不虛持賚縑千段
太宗討高麗先遣張儉輕騎度遼江夏王道宗
請以百騎徑約其還日將還會高麗兵縱其路
史走間道謁帝如期賜絹千匹又治洛陽宮張
元素上書極諫詔罷役賜縑二百匹倪若水為
汴州刺史玄宗嘗遣中官往淮南捕鵁鶄上疏
諫手詔荅曰言念忠讜深用慰喜賜物四十段
用荅至言

賜第

唐孔緯字化及遷尚書左僕射賜號持危啓運
保乂功臣鐵券丨天興良田善和里丨李祐以
功遷神武將軍賜宅河間王孝恭討輔公祏生

擒之江南平丨甲丨一一區劉崇求誅景廣人功
以丨丨一區五代李守貞以功拜平章事丨以
揚先遠舊丨守員取官旁民舍大治之爲京師
之甲帝出臨幸燕錫恩禮出於諸將

賜劍

漢衛綰淳謹景帝丨之丨辭曰先帝丨臣丨凡
六不敢奉詔

賜錢

漢張武爲郎中令受金錢事覺文帝更發金錢
賜之以愧其心蘇武自匈奴來丨丨二百萬祭
彤爲遼東太守三十年嘉其功丨丨百萬館陶
公主爲子求郎明帝不許而丨丨百萬

賜穀

章帝詔寵循毛義｜｜千斛唐袁快字耀卿爲
郎中令卒太宗爲之流涕｜｜三千斛一窖
銅山
鄧通無他能文帝愛之賞賜至多復賜蜀郡｜
｜得私鑄錢鄧氏錢因滿天下
金穴
後郭況爲大鴻臚賞賜金錢錦帛豐盛莫比京
師號曰｜｜
散餘賦
大府以｜｜之｜以待賜予出周禮
藏盟府
夫賞國之典也｜在｜｜不可廢也出左傳
班宗彝

武王朝諸侯｜｜｜作分器出書

分寶玉

畢見親王類寶玉展親下

以春夏

古之治人賞｜｜｜將賞爲之加膳加膳則飫

賜出荀子

賜虎賁

晉文獻楚俘于王命爲侯｜｜｜三百人出左傳漢冊魏公文君秉國之鈞正色處中纖毫之怒靡不抑退是用錫君虎賁之士三百人

賜女樂

後東都平｜甯抗｜｜一部唐李晟蕩夷凶惡｜｜｜一列戴休顏京師平從東興至京師｜

||河間王孝恭討輔公祏生擒之江南平|
|二部

賜佩刀

太宗曰正觀以前從武定天下周關草昧玄齡

功也正觀之後納忠諫正朕遠國家長利魏證

而已雖古名臣亦何以加觧佩刀以賜二人

賜胡瓶

賜李大亮||一云乃朕所自御

金削刀

齊徐聃字將道八歲能文太宗召試賜所佩|

||

賜貂裘

裴矩助城伊吾㪍廢羅入朝帝喜|||西胡

珍器

賜錦袍

張長遜討薛舉不待命輒引兵會丨丨丨金甲

賜魚袋

唐高宗給丨五品以上隨身銀丨丨以防召命之詐出内必合之三品以上金飾垂拱中初督刺史始丨丨天授二年改佩魚皆為龜其後三品以上龜飾以金四品以銀五品以銅中宗初罷龜袋復給以魚郡王嗣王亦佩金魚袋

加金紫

唐劉餗字鼎卿進歙州刺史致幹強濟野媼將為虎噬幼女呼號呼搏虎俱免觀察使韓滉表治有異行丨丨丨

賜金紫
李從晦出爲常州刺史鎮海軍節度使李琢表
其政｜｜｜
賞朱紫
唐初｜｜｜者服於軍中其後軍將亦賞以假
緋紫有從缺襞之服出車服志
靈壽杖
李靖乞骸骨賜｜｜｜
功疑惟重
功疑惟重出尚談
輕重視功
凡賞無常｜｜｜｜
天子禮樂

昔者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成王賜以丨丨丨

丨並出禮記

土田附庸

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乃命魯公俾侯

于東賜之山川丨丨丨丨

四牡鉤膺

王錫申伯丨丨蹻蹻丨丨濯濯

淑旂綏章

王錫韓侯丨丨丨丨簟茀錯衡玄袞赤舄鉤膺

鏤鍚鞹鞃淺幭並出詩

土田葬器

奉之以丨丨撫之以丨丨

車服文章

旌之以丨丨丨明之以丨丨丨並出左氏傳

弓矢鈇鉞

諸侯賜丨丨丨然後征賜丨丨丨然後殺出禮記平

生賜晉文侯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普

文侯獻楚俘于王王賜之鈇鉞征彼不懷權德

與劉濟銘天子賜以寶劍金甲彤弓盧矢渾賊

拜奉天行營副元帥帝臨軒授鉞用漢拜韓信

故事制曰寇賊干紀授爾節鉞以戡多難往欽

哉清泰二年馬希範襲殷官爵封楚王賜以弓

矢寇劒

秬鬯圭瓚

賜圭瓚然後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平王

錫晉文侯丨丨丨丨文公獻楚俘于王賜秬鬯

卣

冕服非德

魯公賜公冶冕服将死曰我死必無以丨丨歛丨丨賞也

錫命而惰

天下使召武公内史過錫晋侯命受玉惰過歸告王曰晋侯其無後乎王丨之丨丨丨於受玉先自棄也已出左傳

三賞後及

晋文公從亡賤臣壺叔曰君三行賞不及臣公曰夫導我以仁義防我以德惠此受上賞輔我以行此受次賞矢石之難汗馬之勞此復受次賞君以力事我而無補吾缺者此受此賞丨丨

之丨丑丨子晉人聞之皆悦出史記

徙木示信

秦商君變法恐人未信乃丨丨丨於市南門募人
徙置北門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與五十金

史丨丨

厲精信賞

漢宣帝丨丨爲治丨丨必罰

封鄂千秋

漢高帝群臣爭功鄂千秋曰蕭何功第一曹參
次之帝曰何雖有功待鄂君而後明乃丨丨丨
丨爲平安侯

賞魏無知

封陳平爲户牖侯辭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不

侯丨丨丨

賜五熟釜

魏略繇武帝時遷相國文帝在東宮賜繇丨丨丨為之銘曰於赫有魏作漢藩輔厥相惟鍾是幹心膂

賜古人服

魏太祖平柳城班所獲器物以素屏風憑几賜毛玠曰以君有古人之風故丨以丨丨之丨

賜荀漢紀

太宗丨李大亮丨悅丨丨曰悅議論深博極為政之體公宜繹味之

賜清廟器

李珏牛公碑特丨丨丨丨六事皆範金飾玉如

士猶舉宜曰以御猜忠用　賜別

襲賜袍帶

契苾明征吐蕃以戰多進左威衛大將軍丨封

丨錢丨賞丨他物累數

親解貂裘

帝丨丨丨丨及中廐馬賜帝鞍

金幣什器

秦王誅齊王元吉尉遲敬德論第一以齊府丨

丨丨丨賜爲

帷帳什器

令狐彰字伯陽　歷杏園渡史思明疑之遣薛

岌以兵劫彰彰諭衆以大誼皆感附死力遂破

岌兵潰圍出以麾　數百人朝賜甲第　丨

｜拜滑亳魏博節度使

擭恩特賜

帝顧立上言比諸封家所入已寡國初功臣共

實天下食封不三十家今｜｜｜｜家至百四

十以上

何惜賜公

突厥攻大原詔鄭元璹持節往勞元璹既至曰

今掠財資皆入所部豈若仆旗接好則金玉重

幣一歸可汗頡利賞其言引還太宗賜書曰知

公口伐可汗如約朕｜｜金玉｜｜哉

宜賜單錢

田弘正守安道遣裴度｜慰｜其｜｜百五十

万緡弘正奉表陳謝且賜令名

分賞戰士
明皇在蜀以七寶鞍賜張后李泌｜以｜｜
縮衣節口
今天子｜｜｜以賞將士出杜牧燕將錄
賜鍾乳劑
高馮數上書言得失辭誠切至帝｜｜｜一｜
曰卿進藥石之言朕以藥石相報
紫袍龜帶
狄仁傑轉幽州都督賜｜｜｜｜后自制金字
十二於袍以旌其忠
御袍犀帶
鄭畋屯渭橋再進司空兼門下侍郎京城四面
行營都統賜｜｜｜｜拜而不賀

治體璽言

畢搆字隆擇按察劒南𦣻宗嘉搆修潔德行有

古人風其丨術正為諸使最乃丶丶丨袍帶

加賜實封

劉幽求拜侍中璽詔曰昔西漢行封更擇多户

東京定賞復增大邑宜丨丨丨丨二百户

賜户二百

唐休璟授同中書門下三品酒泉郡公詔曰初

欲召公訪事以有北狄憂前日直言今未忘也

加特進尚書左僕射丨邑丨丨

錫與踵塗

詳見賞軍錢下注

賚奬優幸

李德裕字文饒數召見丨丨丨丨

不貲降澤

至忠曰陛下降不貲之澤近歲無涯之請

爲脂粉費

玄宗貴妃楊氏諸姨上食樂作帝遽賜　古不可貲由是愈見寵賜諸姨錢歲百萬丨丨丨

帝所得奇珎及貢獻分賜之

獻瓜果官

陸贄從德宗幸梁道有丨丨丨者帝嘉其意欲授試丨贄曰爵位天下公器不可輕也信賞必罰伯王之資也

賞務速勸

柳宗元論丨丨丨而後有所丨使秋冬爲善春

夏後賞則為善者必息必不越月踰時而得其

賞則人勇而有勸焉

表庸勵行

陳子昂八科六勸曰臣不賞不可勸功死士不

賞不可勸勇今或勤勞死難名爵不及偷勞尸

祿寵秩妄加非所以｜｜｜者也

帛堆粟塞

韓聖德詩優賞將吏扶珪綴組｜｜其家｜｜

其庾

賞懸香餌

｜｜｜｜令布疾雷出擲文

賜于闐玉帶

李靖破蕭銑｜｜｜｜｜十三將七十六刻將

各附琢以金附之

賜通天御帶

裴度往淮西臨遣｜｜｜｜

列山河之賞

唐中宗賞張仁愿制曰將帥典功本期於邦國

帝王懸賞用荅於畸庸右屯衛大將軍張仁愿

薊門作牧揄塞總兵横却月於天街劃長雲於

地脉宜｜｜｜｜｜式崇帶礪之榮進封韓國

公賜物三百段及衣裳一副出初學記

論厚賞之過

杜牧論戰小勝則張皇其功奔奏獻狀以邀賞

或一日再賜一月累封凱還未歛詩品已崇爵

命極矣田宮廣矣金繒溢矣子孫官矣肯外死

勤於我哉此｜｜｜｜

借賞兼數官

郭子儀拜尚書令讓言自用兵以來｜｜者多

至｜｜｜冒進亡恥今兇醜略平乃作法審官

之時宜從老臣始

留爲富貴地

黄巢亂江淮邊劉巨容爲山南東道節度使以

扞巢巢涉江東奔率十涉八臣容止之曰國家

多負人有危難不愛惜官賞事平即忘不如｜

賊｜｜｜｜以故巢復熾

出器幣緡錢

太祖開寶九年召隨州留守王全斌授武寧軍

節度初全斌以伐蜀私取財物貶秩至是太祖

謂之曰朕以金陵未可常慮平吳諸將恣行貪暴令江南旣平還鄉施鉞又別｜｜｜｜｜數萬賜之出寶訓

出牡丹千葉

仁宗天聖中晁迥除翰林學士承旨常夜召對上令内侍執御前巨燭送歸院他日曲宴｜｜｜者賜宰臣上顧迥與學錢惟演亦皆賜之

雪霰賜裘帽

太祖將帥發京師時京師大雪上設氈帷於講武殿衣紫貂裘帽曰我披裘如此尚覺寒而征將軍衛把｜｜何以堪慶郎｜｜｜遣中黄門驛賚以賜王全斌全斌拜賜感泣出長編

冬至賜御筵

元祐四年呂公著求去詔建府第於東府之南啓扣北扉以便執政會議三至經延三日一朝非朝日不至都堂｜｜｜｜｜｜於私第

功當遷不與

太祖時臣下立｜｜｜上素嫌其人｜｜趙普曰賞以酬勞古今之通議也陛下豈得以喜怒專之上寤其奏

欲邀求聽

真宗內臣劉承珪欲求節度使上諭王旦旦曰祖宗典故無所不可聽也若聽承珪所請必有邀求樞密者矣此必不可乃止

賞須有所自

貞宗保平節度使石保吉求兼相印上問李沆

曰　典之行丨丨丨保吉無功戰之勞驟據

台席恐騰物議他日詢之固執如初

賞非常人則僥幸衆

一蘇紳言丨丨其丨丨丨丨者丨

惜名器則人知勸

蘇軾言凡爲天下國家當愛丨丨丨則斗升之

祿足以鼓舞豪傑否則日拜卿相而人不勸此

人主操術安危之機也